



The History Of
EUROPE

*From Ancient Civilizations
to the Dawn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欧洲史

[英] 约翰·史蒂文森 主编

李幼萍 刘嘉琪 张源 郭敬 译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The History of
EUROPE

*From Ancient Civilizations
to the Dawn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欧洲史

[英] 约翰·史蒂文森 (John Stevenson)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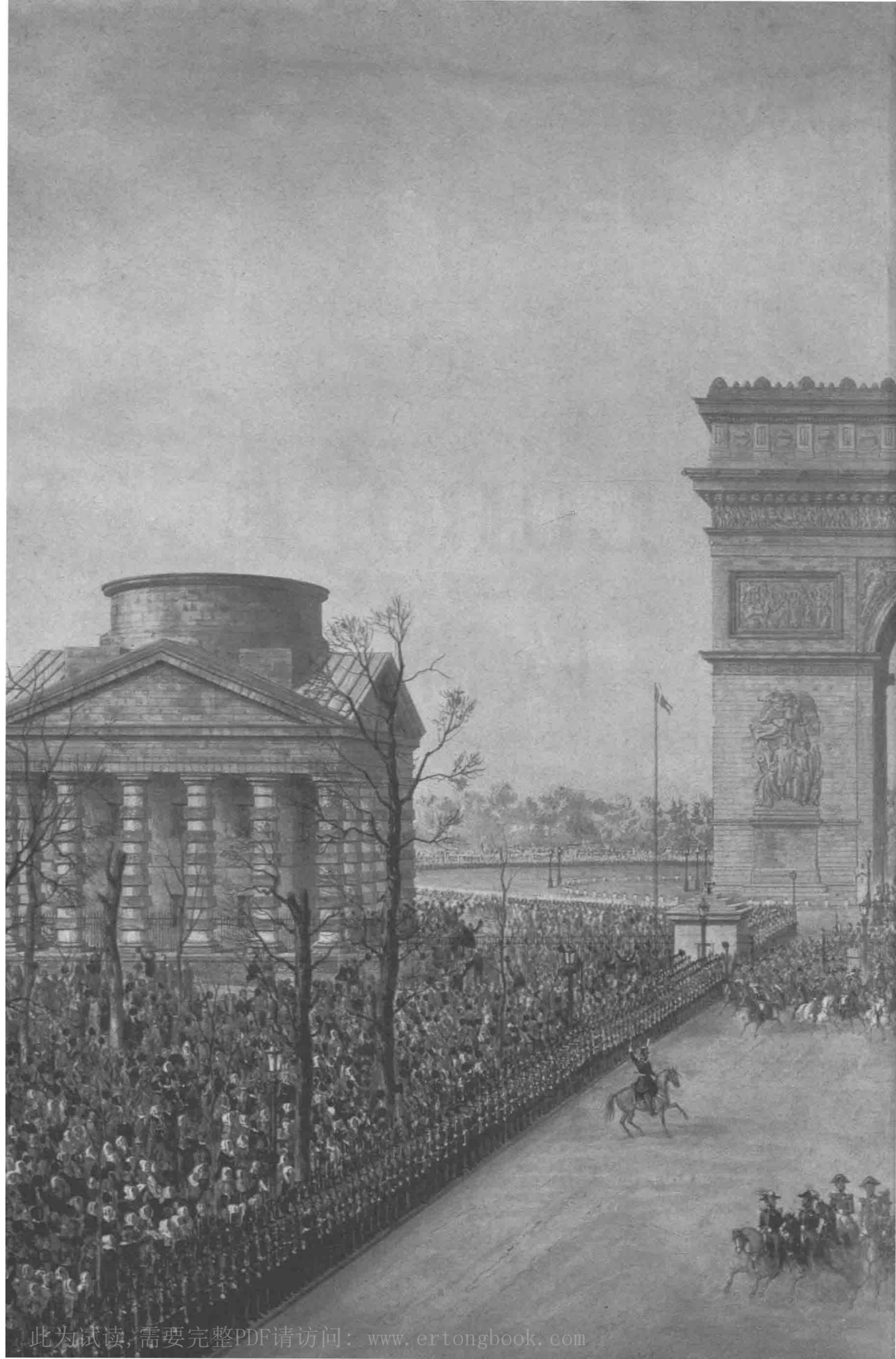
李幼萍 刘嘉琪 张源 郭敬 译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PART NINE

第九部分

NATION-STATE AND EMPIRE

民族国家与帝国

1849—1914 年



1840年

1860年

1859—1861年 法国和皮埃蒙特对奥地利作战获胜。意大利中部的革命和加里波第在南方的胜利使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成为意大利的国王。

1856年 克里米亚战争以《巴黎条约》结束。神圣同盟瓦解，意大利问题出现。

1867年《奥匈协议》造成了二元帝国。奥匈帝国实行联邦制。马札尔人控制东部，德意志人控制西部。

1866年 哈布斯堡在萨多瓦战役中被普鲁士击败，北德意志邦联建立。意大利获得威尼斯。



1870—1871年 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拿破仑三世被俘。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威廉一世称帝。巴黎公社被镇压。

1879年 德意志与奥匈帝国签署《两国同盟》，俾斯麦试图将奥匈帝国与德国的新秩序捆绑起来。

1878年 柏林会议。俾斯麦试图巩固新欧洲。俄国在近东被挫败。

1840

1850

1860

1870

1880

1850年 铺设穿越英吉利海峡的电报电缆，通信革命使欧洲的联系更加紧密。



1859年 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导致人们对人类与自然及人类相互之间关系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

1861年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

1873年 欧洲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萧条”一直持续到1896年，为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发展提供了极大推动力。

1874年 印象派在巴黎举行首次画展。

1867年 马奈创作《处决马克西米连》，讽刺拿破仑三世在墨西哥的外交政策。

1876年 理查德·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预言了追逐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后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电话。

1840年

1860年

1880年

1900年

政治与政府

1898年 英法之间发生在苏丹的法绍达事件实际上终结了法国在埃及重建影响的希望。

1882年 德意志、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三国同盟，俾斯麦希望欧洲保持稳定，同时安抚奥匈帝国。

1897年 德国开始建造一支主力舰队，目标是要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和帝国地位，这一做法导致英德关系紧张。

1893年 维持和平的共同愿望促使俄法两国组成同盟。

1904年 英法签订互相谅解协议，结束了两国的殖民地纠纷，为军事合作铺平了道路。



1905年 发生在圣彼得堡的“血色星期天”大屠杀引发了1905年革命。沙皇的统治被动摇，沙皇颁布宪法，成立议会。

1914年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欧洲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塞尔维亚拒绝了奥匈帝国的一些要求，两大国之间互相宣战。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895年 古列尔莫·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通信更加便利。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放映机。在新发明涌现的时代，欧洲大陆超越了英国。

1885年 戈特利布·戴姆勒发明了装有汽油发动机的摩托车，卡尔·奔驰发明了汽车用的单缸引擎。到19世纪末，德国主导了发明。

1898年 在法国的一份全国性报纸中，德雷福斯上尉被不公正地指控为叛徒，小说家左拉为德雷福斯写了著名的辩护信。

1884年 查尔斯·帕森斯发明第一台可用的蒸汽轮机，使深井开采更加便捷，并促进了工业发展，特别是德国的工业发展。



1909年 路易·布莱里奥首次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欧洲进入航空时代。

1907年《海牙公约》制定了许多约束国际战争行为的条款。

1903年 为争取女性选举权，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在英国成立，并且提倡采取更为暴力的方式。

1901年 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俄国可以将自己的影响扩展到远东，同时使国内运输更加便捷。

社会与文化

1880年

1900年

克里米亚战争

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起源于法国和俄国关于奥斯曼帝国境内天主教神父和东正教神父的权力争执。英国和法国都想支持奥斯曼帝国，控制黑海门户并遏制俄国日渐壮大的势力。这场战争艰苦而血腥，最终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19世纪50年代，俄国与欧洲其他大国的矛盾上升，主要原因是俄国试图侵占被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俄国希望增加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信奉基督教的斯拉夫民族中的影响，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吞并领土。此外，俄国单方面宣称要保护巴勒斯坦“圣地”基督教徒的权益，导致与法国发生外交冲突。在这次冲突中，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与土耳其人一起对抗俄国，并准备帮助土耳其对抗俄国的任何侵略行径。

俄国非常自信，认为只要其他大国——英国、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保持中立，它就可以打败法国。一旦法国战败，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宫廷的影响将得到巩固。然而，其他大国并没有保持中立：英国和法国都坚定地支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地位。只有奥斯曼帝国获得稳定，土耳其人的心脏地区得到保障，才能阻止俄国对他们在近东地区的利益及英国在印度的地位构成威胁。

1853年7月，俄国军队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多瑙河两公国，以对土耳其构成威胁之势。随后的数轮外交交涉结果是，哈布斯堡帝国决定保持中立，因为它害怕俄国威胁自己在多瑙河流域的领土，同时又害怕法国对意大利构成威胁。拿破仑三世一直热衷于支持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进程，因此，哈布斯堡王朝完全有理由担心，如果他们在近东与俄国联手，拿破仑三世就会支持意大利将奥地利驱逐出境。普鲁士也保持中立。普鲁士在近东没有利益冲突，它只需确保俄国不会占领哈布斯堡帝国便可。此外，普鲁士绝对不会站到俄国的对立面上，因为它还要靠俄国来控制普鲁士境内的波兰民族主义者。

随着俄国在近东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英国和法国担心它会突袭土耳其，因此派他们的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拿破仑三世是一位极端冒险主义者，继承了他伯父拿破仑的天性；他迫切希望推翻自1815年以来牢牢禁锢欧洲的保守体系。他相信，赢得对俄战争的胜利将令他可以进一步冲破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强加给法国的种种束缚。他还希望树立自己为法兰西共和国做出重大贡献的名声，同时又得以与英国结盟。而英国则只是想维持土耳其作为缓冲国的完整状态。



轻骑兵进击

1854年10月25日的巴拉克拉瓦战役中的轻骑兵冲锋因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诗歌而名垂千古。在这场战役中，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军队获得了胜利；但是，轻骑兵向俄国炮兵发起进攻的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伤亡被认为是一次重大军事失误。



克里米亚战争的医疗条件

图中，英国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正在照顾发生于1854年9月的阿尔马河战役中的伤员。盟军其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战争双方军队的条件都很差，很多人都是死于疾病或恶劣的生存条件，而非战争本身。《泰晤士报》记者W.H. 罗素等对医疗条件的批评迫使政府允许南丁格尔带领护士来到克里米亚。

宣战 1854年3月，英法对俄宣战。4月，两国正式结盟并派遣军队保卫君士坦丁堡，不久又入侵克里米亚。英国军事实力最强的是它的海军，但皇家海军只能在沿海地区才能被用于牵制沙皇。克里米亚显然是最好的选择。英法两国确保了奥地利会对此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哈布斯堡王朝害怕俄国军队入侵巴尔干半岛，那里是奥地利统治的薄弱地区。因此，哈布斯堡皇帝在其后结束战争的和谈中提出四点战争目标，要求沙皇必须同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修订1841年的《伦敦海峡公约》（London Straits Convention），英法两国据此公约联手阻止俄国控制这一地区。现在，英国、法国和奥地利打算将俄国驱逐出黑海。

克里米亚战争陷入了血腥的僵局。在盟军方面，法国主要负责提供士兵，英国负责提供海军支持。战争双方的军队都受到领导能力缺失、物资供给匮乏和医疗条件恶劣的问题困扰。西方盟军从1854年11月起围攻俄国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但遭遇俄国的顽强抵抗。奥地利同意调动他们在巴尔干的军队将俄军困在多瑙河地区，试图以此逼俄国和谈。1855年1月，皮埃蒙特也加入盟军对抗沙皇。尼古拉一世死后，在日渐增加的国际压力下，俄国同意和谈。随后的维也纳和会以失败而告终，于是盟军重返克里米亚战场。1855年9月，塞瓦斯托波尔被攻陷，英法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俄国已经筋疲力尽，而英国则害怕引起欧洲大陆各国的反对，因此，战争双方最终于1856年签订了和约。超过50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其中2/3死于疾病。



沙皇尼古拉一世

沙皇固执地坚持要保护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僧侣的权利，这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亚历山大二世的妥协为筋疲力尽的各国谋求和平铺平了道路，但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将严重削弱其军事威信。

战后余波 一旦英国和法国撤离，1856年3月30日签订的《巴黎条约》(Paris Peace Treaty)根本不可能真正支撑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也不可能改变黑海地区的势力均衡。其真正的影响是在中欧，在那里，俄国军队的神话被打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此外，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的神圣同盟也不可挽回地瓦解了。当俄国受到威胁时，奥地利保持武装中立，普鲁士则拒绝卷入一场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战争。欧洲完全暴露在拿破仑三世——一个革命传统的继承者——的野心之下。克里米亚战争完成了1848年革命未竟之事，终结了梅特涅希望借以保持欧洲稳定的体系。在19世纪余下的日子里，俄国将要花费大量时间来解除强加给它的种种在黑海地区的限制。

1855—1881 年俄国改革

克里米亚战争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为改革这个实际上非常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健康问题和装备缺乏成为俄国军队的顽疾。同时，人们越来越关注俄国农奴制在实践和道德上的影响。1858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开始致力于解放农奴，这成为将俄国带入工业化时代——或者说至少是跟西欧在同一个世纪进入工业化时代——的诸多举措中的第一步。

当时，俄国是欧洲最大的帝国，但它的气候和辽阔疆域也让它在发展中碰到了其他国家不曾遇到的社会经济障碍。俄国丰富的煤、铁、金、石油资源往往难以开采，而且其境内有众多不同的民族、文化、语言，其中包括全世界过半的犹太人。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俄国的政府和社会结构反映了它的军事基础。政治上，根据“基本法”，沙皇是由神授命的唯一统治者，这赋予了沙皇无限的独裁权。从理论上说，贵族、军队、官僚和东正教会都应效忠于“全俄的沙皇”。为了实现有效的统治，这些当然全都是沙皇所需要的。

解放农奴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试图对国家的社会和政治体系进行实质性变革。1861年，农奴被解放。农奴是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的劳动者，如果土地易主，农奴也要随之一起转移到新主人手中。农奴的解放意味着俄国所有的农民都脱离了原先的主人，获得了自由。他们通过交税获得自由，同时也可以通过交税购得农村份地。之后农民就成为“米尔”（mir，一种村社组织）的成员，米尔以集体为基础分配土地，并代表个人缴纳赋税及偿还费用。1864年，地方政府以地方自治会（zemstvas）的形式成立。军队和司法系统也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引起了政治上的反对，但同时也带来了浓厚的乐观情绪。

1870年，市政府也进行了改革。1862—1863年，有限自治权已经扩展到莫斯科和敖德萨。1870年后，选举权的改革使所有阶层代表都可以进入市议会，即“杜马”（duma），虽然这种代表权是建立在赋税和产权基础之上的。城市杜马担当管理城市财政等一系列职能，尽管议会的预算能力很差。贵族阶层对市议会缺乏兴趣，支配市议会的是工商业的代表。一旦俄国的工业化程度提高，随之而来的阶级分化将产生更严重的影响。随后发生在市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激进分子、政治意识和身份认同感的产生，推翻沙皇统治势在必行。



阶级分化

冬宫位于圣彼得堡，是俄国皇室所在地，也是沙皇宫廷的中心。坐落在涅瓦河畔的冬宫所展现的令人惊叹的豪华程度与俄国新兴城市中工人阶级的住房条件形成鲜明对比。

农村经济 俄国19世纪的社会结构绝大部分由农民构成，大概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农业是俄国生活方式的重心，大部分人，不分穷富，都靠土地为生。俄国农村被拥有土地的贵族所控制，农奴制废除后，他们更加难以经营自己的土地。恶劣的气候和落后的交通条件令农村闲散劳动力很难被吸引过来，而人们当时经营土地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也十分有限。1861—1905年间，贵族拥有的土地总量减少了1/3。解放农奴在贵族中引起了巨大恐慌。为了维持对农民的控制，贵族与政府联合起来孤立农民，使农民处于地方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此外，贵族没能改进传统农业技术，这导致农村经济相对衰退，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贵族阶层本身的地位。地主通常是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的力量却在减弱。

获得解放前，农奴一直受困于赋税、长期兵役、旅行限制和体罚。但获得解放后，现实却令他们大失所望。为了获得自由，农民需要向政府支付四十九年赎金。随着农村人口增加，土地资源越来越少。以前由地主做的决策现在都由米尔来决定。大部分劳作都依靠人力，俄国的农业产量一直维持在西欧的1/3—1/2的水平。

亚历山大二世在1866年所做的尝试及其于1881年遇刺的事件似乎都验证了那些反对改革者的担心。然而，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俄国将沦为一个二等国家，处于那些



俄国农民的生活状况

阿列克谢·卡苏金 (Alexej Karsuchin) 这幅画作展现了一个俄国农民的家庭场景，真实地反映了俄国农民家庭生活的艰苦本质。19世纪，绝大部分俄国人都是农民，他们往往过着贫困的生活，辛苦劳作。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从此开始了他对俄国的统治。他力图改革自己幅员辽阔而又落后的帝国。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是俄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然而，在1866年做出尝试后，亚历山大二世越来越不愿进行改革。直至1881年他去世时，俄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仍然落后于其竞争对手。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德国、英国及逐渐崛起的美国的控制之下。俄国已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给了两个工业大国，并且试图与英国角逐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权。1870年后，俄国又面临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威胁。



意大利统一

1848年革命被镇压后，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似乎都退缩了。既有秩序赢得了胜利，革命者希望意大利建国的梦想破灭。但是，二十二年之后，意大利人——在邻国的帮助下——实现了建国的梦想。

1848年，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被彻底击败。只有皮埃蒙特，这个由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 (Victor Emmanuel II) 保留了限权宪法的地方，还有一些类似革命活动的痕迹。不过，有迹象表明，复辟的政权摇摇欲坠，再加上对意大利民族主义抱有深切同情的拿破仑三世在法国的崛起，让意大利看到了更美好的前景。

一系列因素的结合将改变意大利半岛上民族主义的命运。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朝着单一民族国家发展的方向得以形成并日渐明确。半岛上实力尚可的国家的领导层将自己的野心同民族主义者的目标结合起来，而那些处于衰落状态中的国家则向民族主义做出了让步，或者说它们也无力反抗。此外，其他大国也随时准备用武力干涉来扫除意大利统一之路上的诸多阻碍。战争和外交成就了意大利的统一。

1848年革命的失败似乎让民族主义者明白，他们需要借助武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大利所有民族主义者的希望开始汇聚到一起，无论是主张共和的、自由的、联邦制的，抑或是主张民主的，都将希望寄托在唯一一个自由、独立的意大利王国——皮埃蒙特身上。文森佐·乔贝蒂 (Vincenzo Gioberti) 宣布放弃建立教皇统治下的联邦，丹尼尔·马宁也放弃了建立联邦共和国的梦想，甚至朱塞佩·加里波第 (Giuseppe Garibaldi)，这位1848年的英雄，也将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视为最有可能成为意大利未来国王的人。



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 (Victor Emmanuel II)

皮埃蒙特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是意大利统一的关键人物。他成了使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团结一致的名义领袖。以加富尔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加里波第为代表的激进派都转为支持，或者至少说承认君主的权威。

利在北方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而教皇也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意大利统一的梦想似乎一如既往的遥远。

皮埃蒙特的力量 皮埃蒙特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发现，可以借助民族主义的普遍呼声来扩张皮埃蒙特（及他自己）的势力。他是名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用非革命手段达到革命目的。卡米洛·迪·加富尔（Camillo di Cavour）担任首相时期，皮埃蒙特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贸易增长了两倍，并铺设了1800千米长的铁路。可以说加富尔几乎没有什么统一意大利的明确计划。他只是看到，要扩大皮埃蒙特的影响，就必须把奥地利的势力驱逐出意大利，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大国的帮助是不可能的，这里的大国指的就是法国。历史证明，意大利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统一——这一目标需要借助法国来实现。神圣同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粉碎，这就意味着奥地利无法再依靠俄国的帮助来镇压叛乱。而普鲁士的要求则是，作为帮助奥地利的交换条件，奥地利要承认普鲁士对德意志的统治。奥地利并不打算接受这一条件——用德意志来交换意大利并不划算，不过最终它两者都没得到。英国同样不会干预：虽然托利党政府不喜欢拿破仑三世，

在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的内涵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民族主义者变得更加现实。在追求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随着皮埃蒙特的领导地位越来越得到认可，地方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被暂时搁置。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变得松散，民族认同感被强化，以增强人们对国家的忠诚感。民族主义不再被视为对现有政权的威胁，它也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靠近中产阶级并受到尊敬。从英国到德国，类似的趋势在19世纪50年代后的整个欧洲都有所显现：既有国家寄希望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反过来也参与到国家政权中。但是，奥地利在北方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而教皇也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意大利统一的梦想似乎一如既往的遥远。

但英国民众更不喜欢奥地利，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一直是英国政界最时尚、最流行的话题之一。加富尔准备充分利用国际形势来实现他进一步扩张皮埃蒙特的野心。奥地利被孤立后，出击的时机到了。

法国的干预 1860年之前，意大利的关键人物是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在意大利半岛曾获得的胜利让拿破仑三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为意大利做点什么”的意愿。他认为，如果他可以在意大利推翻维也纳协定，或许不必诉诸革命战争，该协定便会在整个欧洲崩溃。

1858年，一位名叫费利切·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试图刺杀拿破仑三世。在接受审判时，奥尔西尼请求拿破仑三世帮助他的祖国。虽然奥尔西尼最终被处决，但拿破仑三世确实回应了他的请求，于1858年与加富尔秘密签订了《卜诺姆比尔协议》（Treaty of Plombières）。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在意大利对奥地利挑起战争，然而挑起战争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法国还是同意在皮埃蒙特的帮助下，将衰弱的奥地利驱逐出伦巴第和威尼西亚，并以取得萨伏依和尼斯作为回报。法国希望让一个依附于法国的脆弱的意大利王国取代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影响。拿破仑三世的意图是，在驱逐奥地利后，帮助皮埃蒙特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王国，同时在中部建立一个受法国庇护的王国，并确保教皇对意大利的领导权。法国军队成为意大利统一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859年战争 1858年7月的卜诺姆比尔会晤对意大利的统一至关重要。此时拿破仑三世和加富尔已成为意大利统一的领导人物，双方达成了以下四点共识：法国的杰罗姆王子将娶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女儿为妻；皮埃蒙特与法国将共同对奥地利作战；意大利将成



卡米洛·迪·加富尔（Camillo di Cavour）

1848年之前，加富尔是一名温和的自由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复兴报》的编辑。但他是皮埃蒙特王朝最忠实的支持者，反对革命和民主。他从1852年开始担任皮埃蒙特王国首相，致力于推动皮埃蒙特成为意大利的领导者，鼓励军事和经济发展。



拿破仑三世的干预

如果没有拿破仑三世的干预，意大利可能无法统一。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势力微弱而分散，需要借助外国势力将哈布斯堡王朝驱逐出去。拿破仑三世是一个浪漫的冒险主义者，热衷于重建其伯父在半岛的功绩，他所取得的胜利确保了意大利可以自由地完成统一。



皮埃蒙特的统一进展

1859年，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和拿破仑三世胜利进入米兰的情景。加富尔对1860年的全民公投的影响，导致帕尔马、摩德纳、罗马涅和托斯卡纳并入意大利联邦，受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统治。

为教皇领导下的联邦（以取悦拿破仑三世在法国的天主教公众）；皮埃蒙特将割让萨伏依给法国，以恢复法国的“自然边界”，并满足法国民众对“法国荣耀”的渴望。加富尔肩负为对奥地利宣战寻找一个非革命性借口的责任，而拿破仑三世则要确保哈布斯堡王朝将被外交孤立。既然现在奥地利已经被孤立，那显然加富尔的任务较为艰巨些。不幸的是，奥地利完全没有给他挑起冲突的理由。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存在完全符合受到国际认可的在维也纳签署的协定。

不过，奥地利最终还是给了加富尔机会。哈布斯堡王朝自以为获得了普鲁士和英国的同情，因而便胆大妄为，想要教训一下加富尔。奥地利认为拿破仑三世将会对此持犹豫态度，不会参战，同时希望将英国拉到自己这边的阵线来。1859年4月，奥地利要求皮埃蒙特先解除武装，然后双方商讨意大利的未来。加富尔拒绝了这一要求，4月29日，奥地利部队侵入皮埃蒙特。随后，5月3日，拿破仑三世宣布法国将保卫皮埃蒙特。毫无耐心而又冲动的奥地利为重组欧洲及打破1815年以来的格局开辟了道路。

这次战争确实非常特殊——为了避免受到指责，拿破仑三世和加富尔一直指望奥地利先行挑衅，而奥地利在这一点上的确很“配合”。为了重建意大利，皮埃蒙特和法国与所有的法律背道而驰，但他们却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6月，奥地利遭遇了两次重大战败：6月4日，在马真塔被击败并被驱逐出伦巴第；6月24日，试图突破四角防线，结果在索尔费里诺被击败。不过，奥地利军队主力尚存，实际上，他们仍据守在无比坚固的四角防线内。要把他们完全驱逐出意大利还需要继续战斗。

6月24日,普鲁士调动军队,试图威胁法国接受武装调停。拿破仑三世害怕普鲁士的攻击,并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感到厌倦,而奥地利则开始担心其他大国可能会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并强加给奥地利一个苛刻的条约。因此,7月12日,法国与奥地利在维拉弗朗卡签署和平协定,根据协定,奥地利割让米兰给法国。令加富尔气愤的是,奥地利在威尼西亚的统治仍然十分牢固。

意大利建国之路 令拿破仑三世没有料到的是,北方的战争引发了意大利各地的强烈反应,意大利中部各国爆发了一系列起义。中部各国的“意大利民族协会”在整个意大利建立起委员会,成为联系加富尔和激进分子的纽带。中部邦国有2万名志愿者参加起义。中部的民族主义者希望与皮埃蒙特并肩作战。加富尔答应拿破仑三世在中部邦国以及尼斯和萨伏依举行公投。法国得到了尼斯和萨伏依,皮埃蒙特则接收了意大利各邦国。

更让加富尔沮丧的是,1860年4月西西里突然爆发了反对两西西里国王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II)的起义。加里波第率领1000名红衫军从皮埃蒙特前往支持革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征服了西西里并进入那不勒斯本土。在那里,加里波第于1860年9月击败那不勒斯军队。

而加里波第的成功

对加富尔来说是一大威胁,因为加里波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民主国家,这就意味着要驱逐那里的法国军队。加富尔和



意大利的统一 (1848—1871)

这幅地图展现了促进意大利统一的各不相同的几大事件。法国军队帮助皮埃蒙特获得了伦巴第。中部邦国推翻各自的统治者加入皮埃蒙特。加里波第征服了西西里。而普鲁士对奥地利和法国的作战胜利则使意大利得到了威尼西亚和罗马。

朱塞佩·加里波第 (Giuseppe Garibaldi)

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民族运动领袖,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加富尔和朱塞佩·马志尼)。19世纪50—60年代,加里波第号召了约千人的志愿军(红衫军),攻占意大利南部。



泰阿诺会师

1860年，加里波第与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在泰阿诺会师，这对意大利的统一尤为重要。加里波第击败了保守的那不勒斯政权，“解放”了意大利南部。他臣服于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统治，从而确保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统一和皮埃蒙特王朝的统治地位。

曼纽尔二世并尊其为意大利的国王。于是，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和加里波第一起征服了意大利。1861年3月，意大利各地——除威尼西亚和罗马——组成的议会宣布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为意大利国王，意大利建立。

威尼西亚和罗马仍然被排除在意大利之外。要统一意大利剩下的地区，就要靠国际战争，而非民族主义。1866年，意大利支持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对抗奥地利，在普鲁士获胜后收回了除南蒂罗尔和伊斯特利亚以外的威尼西亚地区。这一次，奥地利同样不肯牺牲其在德意志的霸权来换取对意大利的统治，同样地，它最后两者都没得到。

意大利民族统一主义 1870年，法国与普鲁士开战，驻守罗马的法国军队被调去对付俾斯麦。意大利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罗马，新意大利几乎已经收复了所有领土。但当时的意大利并不是1848年以前理想主义的意大利共和党人所梦想的那样。全国只有2%的人口有选举权，而会说意大利语的人也只占2%。

民族统一主义——希望收复光荣的意大利领土——仍然存在。意大利国内有一种面对大国的强烈自卑感，人们希望“创造”意大利特色，将特伦托、的里雅斯特及其他地方的意大利民族并入新意大利。早在1861年，首相兼作家马西莫·达泽利奥就曾说过：“我们已经制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制造意大利人。”这一主题在意大利之后的历史中还将重现。

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必须压倒加里波第才能取得半岛的控制权。加富尔冒险入侵教皇国，但避开了罗马。虽然很多人都希望意大利南部能建立以加里波第为领袖的共和国，但加里波第在1860年与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军队会师后，却表示效忠于维克托·伊